



作品中的 孝义方言

MAFENG ZUOPIN ZHONG DE XIAOYI FANGYAN

主编◎胡天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作品中的 孝义方言

MAFENG ZUOPIN
ZHONG DE XIAOYI FANGYAN

主编◎胡天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作品中的 孝义方言

MAFENG ZUOPIN
ZHONG DE XIAOYI FANGYAN

主编◎胡天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编委会

策 划：李发维

顾 问：梁镇川 陈国亮 叶圣辉 郭庆龙

主 任：武爱民

副 主 任：胡天将 宋召斐

参与编辑：姜 虹 张 智 任爱萍 高丽丽



马烽年轻时照片



1963年马烽随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在东京



1984年，马烽在阅读藏书



1994年夏天，马烽在客厅沉思

序 |

孝义马烽文学研究中心的胡天将先生整理编写了一部《马烽作品中的孝义方言》，孝义宣传部希望我们为这部作品写个序。

马烽作品中使用了不少山西方言。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某一地的方言，是常见的事。把方言的使用与文学作品的内在关系讲清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某一地的方言反映了当地的人文社会风情，有着很深厚的人文印迹。方言具有凝练、明快、生动、形象、有趣等特色，有的方言更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因此才能在民间某一地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日常喜欢使用的语言。这些方言的使用在文学作品中，以其生动鲜明的特色，为文学作品带来立竿见影的鲜活效果。一般来讲，文学作品中使用方言，不仅是作者对某一地生活的深入体验，也反映了作者文字表达

的灵活性。

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有正面作用，也有局限性。有在某一地方使用的局限性；有文字表达的局限性；还有社会时代变迁和时间变化的局限性。

中国地方如此之大，历史文化如此之丰厚，各地的方言如此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地方的方言，对另一个地方来说可能就是陌生的。一句有趣的方言，当地读者读来会会心一笑，别的地方的人就可能木然。然而，好的文学作品中使用的方言，仍然为广大读者所理解、接受、喜爱，冲破了方言的地方局限。这就与作者选词用字等方面的习惯分不开。

方言还有很深的人文社会印记，使用得好，会使作品增色不少。比如在马烽的自传散文中，有一段写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家看望老母亲。家乡的三姑六姨们来看新媳妇，出门就是方言对话。一个说：“看人家那媳妇，长得真是袭人！”另一个说：“在全村也是拔尖了，可惜是个侏侏！”

这是很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当地人会心一笑，南方人就难以理解。马烽不得不在随后“翻译”说：“‘袭人’是古汉语里的词，如‘花香袭人’，当地人用来赞美女人和小孩，‘侏侏’则是当地人对外路人的通称，有如外省人称山西人为‘老西’，亲切中略带贬义。”这句方言十分生动，既反映了三姑六姨们的一致观感，也反映了足不出远门的农

妇们之浅见。使用得好的方言俗语，那种只可意会之妙，无法用通用文字来表达。这也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经常使用方言的原因。

胡天将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把马烽作品中的相关方言整理出来，这些方言今天读来，仍然跃然纸上。可见方言之生动、形象，其生命力非同一般。将这些方言整理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追踪，对研究马烽的文学作品很有意义，对研究当地人文社会的发展变迁也将会是有价值的资料。

初读到胡天将先生的作品时，我们有点感想，把马烽作品当中的方言，定义为孝义方言，或者是只选出孝义方言，是否有些局限了。马烽作品中的方言与孝义、汾阳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无可置疑的。这与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但他参加革命后，他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的人已经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了，讲什么地方话的人都有，为了做到与他人交流的无障碍，他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马烽作品中的叙事语言，基本上是谁也能看懂的白话，写的就是老百姓都能看懂的通用文字。这也正是马烽的白描功力所在。而在对白中运用的大量方言，可以说是以晋中、吕梁地区方言为基础的。如果把这些方言定义为孝义方言，是不是显得有点削足适履？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马烽初学写作时是在陕北和晋西北，而他真正形成风格，语言文字成熟定型，还是20世纪

五六十年代以汾阳、孝义为创作基地时期的作品。从这一点上来考虑，胡天将先生以他对孝义的熟悉了解，悉心把马烽作品中与孝义有关的方言挑选出来，加以整理成书，作为对当地人文社会发展变化的追踪研究，值得赞赏，称作“孝义方言”也是可以的。

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胡天将先生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马烽子女

2015年12月

自 | 序

马烽是我孝义市的居义村人，是我省著名的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他与赵树理、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其他作家一道开创了我国著名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这一文学流派以其富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了一大批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塑造了大量性格特点鲜明的农村人物，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群众的思想变迁和社会状况，在我国的文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纵观马烽的文学作品，其地方方言的广泛运用是人们公认的一个创作特点，而且，这一文学语言的地方特性，也造就了山药蛋派，使山药蛋派的文学作品在文学语言上有别于其他的文学流派。

马烽作为孝义人，他的童年在孝义度过，他的语言特点是在孝义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文学根源上讲，孝义方言

给予了马烽丰富的文学养分，使他的文学作品地方风味十足、民间色彩浓厚。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孝义方言，让每一个捧读马烽文学作品的孝义人，如听家乡音，似看家乡戏，产生强烈的亲切感。其他地方的读者读来也如同走进乡村，与土生土长的农民话家常、讲故事，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孝义方言作为地方性语言之一，是居住在孝义这一区域的群众口口相传并流传在民间的一种俗语，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容不断丰富扩展，有些语言为这一区域的人们所特有。孝义方言具有大众化、通俗化、平民化的特点，由于经历了千百年来的演化及流传，变得丰富多彩、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已经形成了一个地方特色明显的语言体系。

马烽通过文学创作赋予了孝义方言新的生命力和活力，同时，孝义方言也通过马烽的文学作品步入了文学殿堂，两者之间产生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马烽通过运用孝义方言，赋予了他的文学作品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乡土气息浓重。农村是马烽文学创作题材的主要内容。农民作为生活在农村的人群，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结构，他们的语言中掺杂着大量的俚言俗语，有的甚至有些粗俗，但正是这种语言结构才能够凸显出农民这一人群的人物风貌和性格特点，才能够反映出农村浓厚的乡土气息。其次是通俗易懂。马烽的创作对象是农民，他的读者群也是农民。在当时的历

史环境下，大多数农民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对于纯文学的东西，这类人群会产生抵触心理，觉得这种东西离他们很远，是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相适应的。他们宁可街头溜闲话嗑嘴皮也不会去读那种东西。而马烽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适应了这类人群的阅读习惯和爱好，用农民自己的语言讲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通俗易懂，语言浅显，农民读得懂，也喜欢读。最后是人物特点突出。通过运用孝义方言，马烽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农村人物形象，读者看了，会真切地体会到这些人物全部来自农村，都明显带有农村的味道。在这些人物中，有公道正直的彭成贵老汉，有倔强爽直的李二牛老汉，有热爱集体的饲养员赵大叔，有思想安分守己又深明大义赵保成老汉，有命运凄惨的红姑娘赵小翠，还有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桦林霸，等等。正是通过运用孝义方言，马烽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打着农民性格烙印的农村人物，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广阔的农村生活场景，演绎了一幕幕丰富多彩的、形形色色的发生在农村的故事。

孝义方言在马烽的文学作品中运用得十分广泛，涉及整个创作过程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架构，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是人物语言的表达，都能够充分体现出来。在故事情节的架构上，运用孝义方言，可以帮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铺垫作用。比如，马烽在创作《金宝娘》的时候，他趴在炕桌上整理材料，刘拴拴在后炕捻羊毛线。他听

到刘拴拴说：“哈！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夜猫进宅，无事不来”这一句俗语，为故事情节的推进和发展起到了铺垫作用，引领读者继续关注故事的演进。又如，在《扑不来的火焰》里，抗日游击队队长蒋三进入唐兴庄的汉奸王立清家里，在蒋三走了之后，王立清冷笑着说：“骑驴看账本，咱们走着瞧！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骑驴看账本，咱们走着瞧！”这句俗语，不仅刻画出汉奸王立清甘心当走狗、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嘴脸，而且暗示出了故事情节的继续发展。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孝义方言本身是来自于农村、植根于农村，这个地域特点决定了这种语言结构特别适合塑造农村人物，可以赋予农村人物以典型的农民性格。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在马烽的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灿若群星，会让人产生酣畅淋漓的感觉，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地方方言的王国。比如，在《孙老大单干》里，为反映孙老在成立农业社初期顽固不化的思想，运用了“人不走运，喝凉水都嵌牙缝”“众人的老子没人亲”“倔脾气咬死理”“这一宝又压到黑心上了”“老虎吃蚊子，枉张空口”等一系列的方言俗语，将孙老大刚开始思想上被动保守，对入社存在抵触态度，到最后认识到农业社的好处，心生感激之情的转变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刻画出了一个性格倔强又不失可爱憨厚的农民形象。在人物语言的表达上，马烽充分发挥了孝义方言大众化、口语化的特征，很多方言俗语通过小说中的

人物对白进行表现，这不仅体现了农村人物的语言特点，而且也凸显了马烽作为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创作风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地方方言，人物对白妙趣横生，俚言俗语接连不断，就像散落在星空中一颗颗耀眼的星星，色彩斑斓，绚烂多姿，读来痛快淋漓，这样的例子在马烽的作品里不胜枚举，真如享受一道美味的方言大餐一般。比如，在《结婚现场会》中，周铁娃语，“走了和尚走了不寺（事）”；“老牛筋”王拴牛语，“空口说了句白话”；周书记语，“打开窗户说亮话”。在《杨家女将》中，“杨玉环”语，“刚见面就给了个下马威”；金子明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杨师傅语，“狗扑耗子，多管闲事”，等等。马烽将地方方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使地方方言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魅力，使地方方言从民间这一底层登上了文学这座大雅之堂，成为一面独树一帜的文学大旗，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文学道路，使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在山药蛋派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地方方言功不可没。

地方方言就是群众语言、民间语言，包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创造性，就像一座被埋藏于地下的宝藏，一经发掘，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马烽将孝义方言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为历史题材，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流传久远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绘出一幅当时农村

广阔的历史画卷，使孝义方言在运用上得到了升华。但，从客观上讲，马烽文学中的孝义方言，仅仅是孝义方言中的一小部分。孝义方言在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后，树大根深，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在文学创作的运用上还蕴藏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们整理搜集马烽文学中的孝义方言，就是为了继续追寻文学前辈的创作轨迹，进一步挖掘孝义方言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文学人才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深入民间，学好地方语言，用好地方方言，可以对孝义方言进行系统地加工提炼，掌握好群众语言这门学问，将孝义方言这座宝藏的能量充分发掘出来，进而使其焕发出无限生机。在当前改革强势推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群众语言日益丰富的历史背景下，只要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马烽文学，肯于在运用地方方言上下功夫，肯于在挖掘创作素材上下功夫，肯于在反映人民群众的历史成就上下功夫，赋予孝义方言好的文学形式，我们会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使孝义方言这一朵语言奇葩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色彩，为推进孝义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天将

2015年12月

目 | 录

张初元的故事·····	001
周支队大闹平川·····	022
吕梁英雄传·····	025
金宝娘·····	061
村仇·····	064
刘胡兰传·····	067
玉龙村纪事·····	091
光棍汉·····	098
老瘾戒烟记·····	100
袁九斤的故事·····	104
一篇特写·····	106